

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演进发展与新时代展望

周丽凤, 宋 强

(集美大学体育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两岸客家体育文化是大陆客家人在迁徙台湾过程中以中华体育文化为基础创造的生活性体育文化。两岸客家体育文化具有同根同源性,两岸客家体育文化形成演进过程中,中华体育文化为两岸客家体育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础,客家人独特的居住环境、心理维系模式为客家体育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持续动力;客家体育与当地民族体育的融合为客家体育文化发展创造了充足的空间。新时代背景下,弘扬两岸客家体育文化有利于引导台湾青年抵制文化台独,思想上增强他们对“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感;有利于推动“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沿线体育文化交流与创新发展;有利于促进当前客家地区乡村振兴建设小康社会。

关键词:两岸;客家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19)06-0007-06

Evolution Development of Hakka Sports Culture in Maitland and Taiwan and Prospect of New Era

ZHOU Li-feng, SONG Qiang

(Sports College of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Hakka sports cultur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s a life sports culture created by the Chinese Hakkas in the process of migrating China and Taiwan based on Chinese sports culture. The Hakka sports cultur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has the same root homology. Duri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Hakka sports cultur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the Chinese sports culture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Hakka sports cultur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The uniqu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psychological maintenance model of Hakka provided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sports culture and continuous motiv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Hakka sports and local national sports has created ample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sports culture. Carrying forward the Hakka sports cultur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is conducive to guiding the Chinese youth in Taiwan to resist cultural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promote national identity of “one China”; It promotes the exchange of sports culture and innovation along the Bel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t boosts the current rural areas of Hakka as well as revitalize the building of a well-off society has positive soci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Hakka sports culture; traditional sports

1 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形成机制与文化形态

文化是一个族群最根本的特征。客家族群的形成始于东汉末年。那时,中原百姓为躲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南迁,辗转进入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交界地区并定居下来,并形成独特的汉民民系——客家族群。客家人在近千年的迁徙和劳动生活

中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族群文化,这种文化既继承了中原古文化的精华,又在新的定居地环境中得到丰富和创新,从而演变为在语言、风俗、民情和精神特质等方面都具有内在特色的新族群文化——客家文化。

客家体育文化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客家人为顺应和满足客家人生活和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它根植于客家人的民俗文化生活中,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客家人的心理特征、生活方

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是在客家人社会生活中沿习的体育生活模式。客家体育文化是中华体育文化体系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它既浸染着华夏民族传统的体育文化,又融合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因子,在传承和发展中产生了丰富的客家体育文化遗产,是当前我国客家文化的生动展现和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活态性”表现形式。客家体育文化的形成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1.1 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为客家体育文化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客家人来自中原,无论迁徙到哪里,都情系中原。客家人生活中常见的体育活动,旱船、秧歌、抽陀螺、舞龙舞狮、踢毽子、跳绳、踩高跷、骑竹马、打铜钱、丢沙包、射弹弓、划龙船等都是中华民族典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它们不仅对客家人的身心健康和娱乐有作用,还具有教育价值。无论客家人辗转迁徙到何地,都能通过传承这些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来教育并时刻提醒着客家后人“我是谁,我从哪儿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为客家体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2 客家地区的特定自然社会环境为客家体育文化形成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居住环境的独特性对客家人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生活环境是促进客家体育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古代客家人迁徙到闽粤赣边界,依山聚族而居,边界地带土地贫瘠、山岚瘴疠、盗匪流弊。客家人为了生存和族群发展,将劳动技能、生活技能与体育活动相结合,以满足强身健体和心理娱乐的需要,开展如打野仗、跑风车、弹弓、舞龙舞狮、客家武艺、扁担顶力等多种表现形式的体育活动。这些体育活动带有强烈的生存意识和生活功利目的,它既能强身健体、娱乐身心,又能起到在特殊时期保护客家社会安定并促进家族发展的作用。以客家武术为例,客家武术是客家人在传承中原武术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进,主动适应生活环境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民间武术文化。自古以来,客家地区习武之风就十分盛行,武术流派众多,据客家《和平·徐氏宗祠》记载:“客人多精技击,传自少林真派。每至冬月农暇,相率联系拳脚、刀剑、茅挺之术”^[1]。客家武术来自中原,却又与中原武术风格迥异,无论是福建的客家拳还是台湾的流民拳,都讲究实用性;从功法上看,客家武术“注重快发劲、发短劲、小步型、跌打翻滚动作多”^[2],其招式犹如客家土楼建筑,俨如堡垒,具有很强的防御功能,使客家人能在狭小的民居空间中有

效地打击敌人;从器械上看,客家武术所用器械大多不属于十八般兵器,而是与生产劳动紧密相连的器具,如板凳、耒头、棍、杆、镰等工具,以农具为兵器正是客家武术在相应环境中被不断改造和创新的结果。

闽台地域的相似性不仅赋予了闽台客家人相似的生活环境和强烈、质朴的地域色彩,同时也促进了客家人共同的民族民间信仰和体育生活方式的形成,如具有客家特色的舞龙、舞狮、灯舞、灯彩、花鼓等的形成,多样形式的节庆民俗体育活动,这些活动项目形式完美、寓意深远。又如福建客家人的体育舞蹈“采茶灯”来源于客家人的劳动生活,展现的是客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景,于 2005 年被列为福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它们,人们能感受到客家人独特的生活生产内容和客家人积极向上的精神活力。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着特殊的闽台客家体育文化的产生,如连城的连城拳、上杭的“五梅拳”、新罗的“五兽拳”、洋地“巫家拳”等。^[3]客家拳流派众多,各有各的区域发展空间,客家体域文化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文化特色。

1.3 客家人的文化心理维系模式为客家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持续发展动力

客家人有祈求祖先与神灵庇护的传统。不少体育活动或体育景观在祭祀中形成,同时又作为一种展演形式被传承下来,客家体育活动反映了客家人的心理文化维系特征;如迎神庙会中上刀山、过火海等活动,如客家祭祖、民俗节庆中的丰富灯彩、舞龙灯、舞狮舞龙等展演活动,又如被列入客家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的宁化的光龙、连城的姑田大龙、长汀的幡龙、兴国的板凳龙、石城的草龙、宁都的火龙等民俗体育景观。客家人通过这些体育活动既营造出了佳节喜庆氛围,又表达了驱除邪恶、祈求平安的美好愿望。

1.4 客家体育与当地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融合为客家体育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

南迁的客家先民在定居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当地土著民族产生经济、文化甚至血缘上的联系。客家人在南迁的过程中既传播了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又与当地百越族、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交流互动,吸收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元素并创造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体育活动,为客家体育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以闽赣客家地区踢毽子为例,宋代高承编纂的《事物纪原》记载:“小儿以铅锡为钱,装以鸡羽,呼为燕(毽)子……”^[4]踢毽子本为中原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后经客家人带至闽粤赣地区,传播到当地少数民族,吸收

借鉴少数民族体育特点并衍生出打鸡毛毽、哆毽、打手毽等多种踢毽子表演形式并延续至今。

2 台湾客家体育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客家体育文化是两岸文化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体育文化的代表。客家文化从中原出发,沿着中原—赣州—闽西—粤东—台湾的迁徙路线过海传播到台湾,并在台湾扎根,进而形成了台湾客家体育文化。客家文化在闽台区域的传播路径展示了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渊源与变迁,展示了闽台客家从中原文化—客家文化—客家移民文化的发展过程,还清晰地呈现出了中原文化和闽台客家体育文化关系的源和流的关系问题。“源”即为中华体育文化,它是客家体育文化的根基,在文化归属上属于大陆性农耕文化;“流”一为保存了中原体育文化的正统的福建的客家体育文化,二为台湾客家体育。从明末清初至今约400年的时间里,台湾客家体育文化吸纳了大陆客家体育文化,又融合了台湾原住民文化,形成了自己的品格,从文化的传播上看这属于“流”的关系。从迁徙过程上看,客家体育文化在向台湾前移扩散的过程中,大陆性文化特征越来越弱,而海洋性文化特征越来越强。客家文化在与台湾当地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台湾客家移民文化,融入了海洋性文化特征。闽台客家体育文化是两岸客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因为台湾客家文化兼具有大陆性文化和海洋性文化特征,而福建客家体育文化的海洋文化特征较之更弱,两岸客家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育活动方式。就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特色分析,两岸客家体育文化都既有内敛的一面,又具有张扬的一面。从本质上讲,福建客家体育文化具有内向性,“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以及传统文化的限制、规约、引导,主张动静结合、以个人修身养性为主”^[5];而台湾由于海洋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的差异等因素影响,客家体育文化在吸收了先民的文化基因的同时又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一种带有海洋文化基因的地域性体育亚文化,这种体育文化强调张扬个性,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开创意识,崇尚力量,注重身体形态和身体功能的发展,具有外向性。

客家人作为汉民系的一个分支,在向闽台迁徙过程中,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勤劳俭朴、爱国爱家等优良品质,还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精神气质。文化主要是依靠人民的心理信仰、世代传袭的约束力和人们对共同文化价值观的认同来维系和世代传承

的^[3]。客家人在从中原向南下迁徙移民过程中,把中华文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基本精神在客家祖地转化为了客家族群特有的“客家精神”,用客家人自己的话说即为不畏艰难险阻、开创基业的“硬颈精神”,这种“硬颈精神”体现在客家人的不畏强暴、精诚团结、刚毅忠勇的性格中。在近现代历史上,台湾客家人把“硬颈精神”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体现在台湾客家的“义民信仰”中,还体现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反割台斗争和随后抗日活动中,台湾客家人同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英勇战斗。台湾史料记载,在台湾抗日活动中台湾客家人组成了一支“六堆义军”,他们作战十分英勇顽强,经常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近现代,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50年,虽然日本军国主义采用同化政策,禁止百姓传承和学习中华体育,但是人们仍然通过“暗馆”的形式练武抗敌,表现出极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可见台湾客家人有不畏强暴、精诚团结、刚勇忠毅的优秀品质。客家精神作为对客家人的文化内涵凝练,广泛体现在客家的民俗体育活动中,并被传承和弘扬。

在向台湾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客家体育既有传承,也有创新,在两岸客家体育文化交流中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舞狮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俗体育项目之一,具有很强的中华文化特色。台湾的舞狮随着客家移民来到台湾,成为台湾节庆表演活动中的重要表演节目。但是从大陆传入台湾后,舞狮经过发展创新,形成了高狮、低狮、开口狮、闭口狮、宋江狮等多种形式,表演过程中既有大陆舞狮的动作元素,又具有台湾本土特色。台湾的“花鼓阵”也是根据福建的“客家花鼓”发展起来的,但“客家花鼓”流传到台湾,汲取了台湾民间文化的精华,创新发展成了“花鼓阵”,增加了“下腰后退”“穿针线”等动作,而后创新成果又随着两岸体育交流返回福建。两岸客家体育文化通过一代又一代客家人以独特的方式产生和传承,并在传承的过程不断地吸收其他文化元素而丰富自己,从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丰富多彩的客家体育文化活动。

3 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同根同源性

大陆与台湾两地客家体育文化具有同源同根性。从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源流看,中华传统体育文化是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根基,台湾客家体育文化是大陆客家体育文化的“流”。台湾客家体育文化是客家体育文化在台湾因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的差异,与当地

土著文化融合产生的地域性亚文化。这种亚文化的是在客家人这一群体从中原迁徙福建,再由福建历经艰辛进入台湾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台湾客家人在体育语言、行为、心理上的集体习惯。从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实践主体看,创造客家体育文化的主体都是客家人,两岸客家人同宗、同族、同种、同文,具有亲缘、地缘、血缘关系。两岸客家人共同的民族信仰、神灵崇拜和文化心理形成了客家人特有的一种集体性、传统性、生活性体育文化。从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形态上看,两岸客家文化已和闽台客家人的日常民俗活动、节日庙会、宗教祭祀、文化礼仪等事项深度融合。从客家体育文化播迁台湾的过程看,台湾客家体育文化与大陆客家体育文化在传播传承中呈现出了差异性(特质),这些差异正是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多源发生、多向发展、多元并存以及多样统一”的发展常态与规律^[5]。近现代以来,台湾客家体育文化在传承发展过程受到不同意识形态文化的影响,但总体并没有因为历史发展差异而产生本质上的差异,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岸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同源同根性。考察台湾广为流传和学校开展的客家体育活动可以发现,端午龙舟、武术、舞龙、舞狮、扯铃、踢毽子、客家花鼓、流民拳、陀螺等体育活动均呈现出鲜明的中华体育文化特色和传承性,其使用的术语、身体活动内容、表现方式都与中华传统体育一样,这证明了台湾客家民俗体育活动的基础和主体是中华传统体育文化。

客家体育文化随客家人移民台湾而扎根,这一过程伴随着客家体育文化在台湾的“本土化”发展历程。自台湾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台湾的一些学者在掺杂分离主义情绪的“本土思潮”的影响下,将台湾客家体育认定为“乡土体育”,一些台独分子否认台湾“乡土体育”是从大陆传承过来的,并鼓吹“台湾乡土体育不是中国传统体育”,这种想法的本质是要斩断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根脉联系,为“文化台独”张目。“乡土体育”泛指一地区一族群民系开展的、具有地方风情、风俗习惯和历史渊源的文化特色体育活动^[6]。从台湾的文化历史以及台湾客家体育文化的演化过程看,无论是“乡土体育”还是“固有体育”,都是根植于中华体育文化的台湾地域体育文化。尽管糅合了荷兰文化、日本文化、原住民文化、其他西方体育文化等多种元素,但台湾体育文化本质并不是“多元体育文化”。与某些台湾学者宣称的“中华体育文化是台湾体育文化的一部分”相反,台湾体育文化是中华体育文化的一部分^[7]。实际上,任何一种

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发生碰撞交流,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或吸收某些文化元素,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也是一样。在 2004 年台湾社会与学校热衷推广的民俗体育项目中,台湾“体委会”拟定开展的“乡土体育之内容”共计 28 项,如舞狮、太极拳、花鼓、舞龙、龙舟、扯铃、跑旱船、流民拳、陀螺、客家舞蹈、高跷、乡土童玩及原住民的摔角、拔河、秋千、负重等等不同层面的体育项目^[7],这些台湾所谓的“乡土体育”“固有体育”都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不可分割,证明了台湾客家文化的主体或基础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同根同源性的两岸客家体育文化还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特色。客家作为汉族的一个特色民系,一方面保留了从中原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民俗生活习惯,带有很强的中原文化烙印;另一方面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根据生活需要不断地积累、创新与发展了中华民族体育活动。“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是汉族文化信仰中的重要文化符号,龙文化在客家人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客家人对龙有着不寻常的敬畏和崇拜,这主要体现在有关“龙”的形式多样的客家民俗体育活动上。靠近江河而居的客家人,因水资源比较丰富,水上劳动及端午划龙舟的活动开展较多,而保持着与中原汉民族文化相似的特性;而聚集山区的客家人则因自然条件限制创新创造出了代表龙文化的“游龙”“舞龙”“火龙”,如宁化的光龙、灯笼,连城的大龙、巨龙,兴国的板凳龙,石城的草龙,宁都的滚龙、火龙等。在台湾岁时节庆中,客家人划龙舟、舞龙、舞狮活动十分普遍,比如台湾苗栗市的元宵“烧火龙”活动,近年来成为台湾客家的一大民俗体育景观。两岸客家龙文化活动,既有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有创新发展,融入了客家与当地民族的智慧和思想感情;既表达了客家人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愿,也展现了客家人意气风发、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体育代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客家人的价值尺度、思维模式、社会伦理等方面,使客家体育文化彰显着中华民族的个性和精神。

4 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发展展望

4.1 推进两岸客家体育文化交流与增进台湾青年的文化认同

文化是民族情感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是特定的个体或族群将某一文化系统(包括精神结构、心理特

征、价值系统、行为模式等方面)内化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遵循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的观念^[8]。首先,两岸客家人交流互动的基础是对中华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体现在客家人的寻根意识中,客家人寻根意识非常浓重,即所谓“崇先报本,慎终追远”,如两岸举行的公祭黄帝陵、炎帝陵以及宁化石壁祭祖等活动,反映的都是中华文化中的客家个体或族群对祖源的追寻。其次,两岸客家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一个中国”国家认同的基础,“两岸客家一家亲”,尽管历史与政治的原因导致两岸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是台湾大多数客家人还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自居,在对外交流中自觉地捍卫“一个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把客家族群归属在中华民族的集体之中。

弘扬两岸客家体育文化能有效促进台湾青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遏制“文化台独”发展,促进国家和平统一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台湾岛内台独势力上台,一部分台独分子企图通过“文化台独”阴谋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文化心理,以“去中国化”策略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渊源相隔离来造成台湾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危机。一些台湾学者将台湾客家体育解释为台湾“乡土体育”,试图割裂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文化渊源,因此两岸体育学术界要勇于揭露台独分子“文化台独”的阴谋,加强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交流,弘扬和传承客家体育文化。首先,加强两岸客家体育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交流,建立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院校交流机制。例如通过院校之间举办的学术论坛、客家体育项目展演与竞赛、客家传统乡村考察等方式促进台湾青年对两岸客家文化关系的正确认知,拉近两岸青年的心理距离,让“台独”失去发展空间。其次,应做好整理与保护两岸客家体育工作,服务两岸体育产业合作交流。两岸客家体育文化中蕴含丰富的项目遗产资源,可通过资源整理、挖掘以及保护等方面的交流,为闽台体育文化产业合作与发展服务。第三,应培养两岸客家体育文化传播与交流人才。受社会转型和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当前大陆许多客家体育项目传承出现无人继承的情况和面临消失的危机。作为“原乡文化”的福建客家体育是反驳台湾“文化台独”的重要论据,社会不仅要提升其意义和价值的重要性认识,同时还要加强学校对青少年的传承教育,为促进两岸客家体育在青少年层面的交流培养人才。两岸文化交流的未来在于青年,弘扬两岸客家体育文化能促进台湾青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产生“一个中国”的国家

心理认同。随着两岸客家的频繁紧密交流与接触,必将增进两岸的民心凝聚力,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发展。

4.2 弘扬客家体育文化促进我国“海丝之路”对外合作发展

福建在我国历史上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两岸客家人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者,也是其重要的建设者。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客家人以“勤劳俭朴、刻苦耐劳、开拓进取、崇文尚武、爱国爱乡”的族群文化形象与域外人民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融和发展。据统计,目前在东南亚与世界各个国家,客家人总人数达500万之多,是海外华侨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政府制定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计划,致力于与沿线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共同促进各国社会繁荣发展。我国通过开展“文化交流”“体育旅游”,传承丝绸之路的友好合作精神,开展丝绸之路上国家区域之间文化交流合作,政治意义与文化内涵深远。

当前两岸客家体育文化应借助“海上丝绸之路”的平台重新走出去,通过“一带一路”促进沿线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同时应加强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创新,创新客家体育的展演形式以及体育文化交流模式,增强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影响力,弘扬客家体育文化,促进“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体育文化创新与发展。首先,在发展策略上要积极发挥客家社团在民间体育交流的桥梁作用。据资料统计^[8],大陆有客家社团70多个,台湾有客家社团40多个,如台北的“世界客属总会”、香港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都是世界客家人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的重要机构。近年来,客家社团组织在服务海外客家人,特别是海外客家青年一代到福建客家地区进行寻根之旅或客家祭祖旅游投资等活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通过举办中华传统体育比赛推动海外客家人学习客家体育项目传承客家体育文化。其次,要借助沿线国家孔子学院作为文化传播载体,加快客家体育文化跨文化传播。中华龙舟、中华武术、舞龙舞狮等体育文化活动深受海外客家人喜爱,这些体育活动所展现出的“威武不屈、自强不息、勇于开拓”等中华文化体育精神深深烙在海外客家人心中。在中华传统节日庆日中,利用舞龙舞狮、客家武术、客家高跷表演能促进客家体育文化与沿线国家地方体育文化交流,营造体育交流氛围,助推沿线国家体育文化建设与发

展。最后,应通过与沿线国家客家体育文化交流,整合客家体育文化资源,打造客家体育旅游景观,带动海内外客家人在沿线国家进行体育文化投资,为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4.3 发展创新客家体育文化促进客家地区美丽新农村建设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造就了具有鲜明地域性和族群性特征的客家传统社会,也孕育了具有厚重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内涵的客家体育文化。客家体育文化是当前推动赣闽粤台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的宝贵文化资源。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小康社会建设,对于当前广大客家地区新农村建设来说,农村体育发展关系到我国小康社会的建成。客家体育在客家社会中凝练的健康、教育、娱乐、亲缘功能对客家新农村建设有积极价值,它不仅是促进客家地区新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农村人口健康水平、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改善农村精神风貌的重要载体。弘扬客家体育文化,助力两岸客家地区“乡村体育旅游”和小康社会建设发展,第一,要积极挖掘、整理与保护客家体育遗产资源。据资料统计,闽台客家体育项目多达 200 多项。应利用新农村建设挖掘、整理散落在客家农村地区的客家体育资源,建立客家体育文化博物馆,培养客家体育传承人,对客家体育项目进行分类保护。第二,利用客家体育文化资源建设客家村落文化,发展客家乡村体育旅游经济。客家地区传统村落位于幽僻青山之中,良好的自然生态以及保存完好的文化遗迹成为当前“乡村旅游”的宝贵财富。客家体育活动作为客家民间广泛流传的、约定成俗的体育事项,蕴含着独特的客家体育资源,可以发展农村体育旅游,并带动农村体育产业发展。客家体育活动多数依附于民俗表演活动,一般与节日、庙会、祭祀礼仪等同时出现,既体现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特色,又体现出浓郁的地方乡土特色,其形式有春节期间在客家村落经常会出现舞龙、舞狮、灯彩、罗汉舞、刀马舞、花鼓、采茶舞等活动,元宵节期间的各种游龙、走古事、灯彩等活动,端午节的划龙船、赛龙舟活动,这些活动每年都吸引国内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成为客家乡村旅游的重要体育人文景观。第三,改进创新客家体育项目内容,服务当前客家地区全民健身发展需要。客家体育项目内容资源丰富,很多项目在客家地区具有坚实的群

众基础。如客家武术中连城拳在客家社会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因此福建连城于 2001 年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武术之乡”。政府体育部门可以精选客家体育项目,培养体育项目传承人,建立体育推广机构,通过进社区、进农村、进课堂等多元化的发展形式为全民健身服务。又如融入了客家劳动生活场景的“采茶灯”民间表演活动,吸收了现代广场舞元素,创新了体育表演形式,不仅成为客家人全民健身喜爱的大型广场舞项目,还在 2015 年获得参加人数最多的广场民俗体育表演的世界吉尼斯纪录。第四,弘扬闽台客家体育文化,凝炼客家体育文化的时代新内涵,服务和谐小康社会建设需要。建设小康社会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更多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在当前背景下,要大力弘扬客家体育文化,要将代表客家人的“开拓进取、艰苦创业、崇文尚武、爱国爱乡”的“客家精神”“硬颈精神”融入到新时期客家广大地区体育事业发展进程中。这一方面可深化客家农村人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建和谐社会;另一方面可以创新客家农村村落的体育发展方式,满足客家人对体育健康发展的需求,推动新时期客家地区小康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 [1] 宋德建.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客家武术文化[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 25(3): 46-49.
- [2] 伍天慧. 粤东客家武术特点形成的缘由[J]. 体育学刊, 2005(2): 64-65.
- [3] 谢亮, 张赐东. 闽西客家武术流变及特征研究[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2, 32(12): 166-167.
- [4] 吴玉华. 客家体育的特征与功能[J]. 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 2005, 20(4): 41-43.
- [5] 谢军. 闽台民俗体育文化的渊源及其在两岸关系中的作用[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7, 41(4): 10-15.
- [6] 李健猛, 钟俊坤. 客家文化在台湾的传承与变迁[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4(4): 10-15.
- [7] 谢军. 闽台民俗体育的渊源与作用诠释[J]. 体育科学研究, 2010, 14(4): 1-7.
- [8] 罗勇. 文化与认同——兼论海外客家人的寻根意识[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174(2): 191-195.

[责任编辑 江国平]